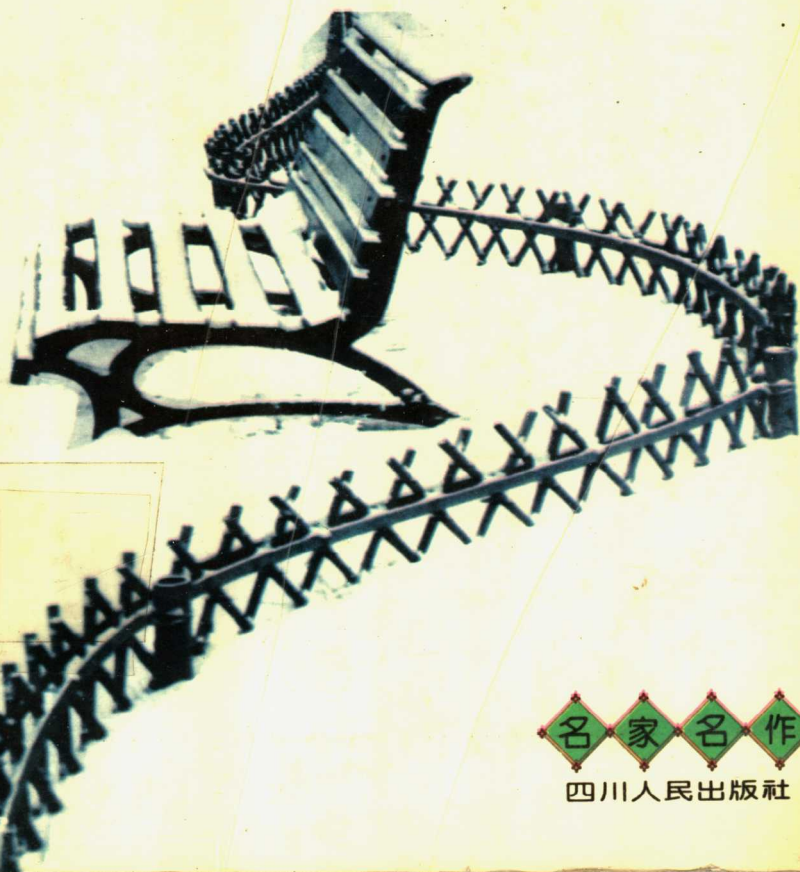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

相约如梦

婚恋之页



名家名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

名家名作

主
编

钟朋
曹德权

相约如梦

婚恋之页



名家名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车半李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车半李

相 约 如 梦

曹德权 钟明冰 主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辑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1092×787mm1/32 印张 5.875 插页 5 字数 110 千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461-X/I·494

印数:1-10000 册

定价:6.30 元

全套:60.00 元

编者的话

小小说，有叫袖珍小说的，也有叫瞬间小说的，还有叫一分钟小说的……列名不下十数种，即使比较集中的称谓也有两个，一称“小小”，一谓“微型”。时至今日，小小说姓甚名谁，尽管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但文学家族中这小家伙小乖小乖地确实逗人喜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微型不微，小小说不小。小小说看起来小巧玲珑，读起来也省事自在，但你一旦接触它，你又会为它独具匠心的构思、精巧奇妙的描写、灵活多变的手法、异彩纷呈的风格所倾倒所征服。在这些浓缩、锤炼过的文字里，它所反映的那些典型化了的人物、场景和事件，它所涉及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它所揭示的人生哲理与对未来的思考，又往往让人喜爱，令人叹服，使人从中受到熏陶与启迪。

人们爱小小说，就因为它小得出奇，小得可爱，小得像个万花筒，小中有个大世界！

小小说在我国，可以说历史悠久，古已有之，但它的真

正崛起还是近十年间的事。它有了两个像样的刊物(《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两个较大的协会(中国微型小说协会、郑州小小说协会);全国绝大多数报刊开设了小小说专栏,包括《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这样的高档次大刊;在小说家族中唯一成立了全国性学会;在各类文体的征文大赛中,小小说最多;在各种纯文学期刊的发行中,《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雄居榜首……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我们有理由认定,人们会越来越喜爱小小说,小小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

呈现在读者们面前的这套《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集中了我国当代五十余位在读者中颇负盛誉的小小说名家的自选作品。全套书分为十册,包含了乡土、军旅和警营、传奇、荒诞、校园、都市、知青、商海、婚恋、特区和域外等题材。这样做的想法是,读者将在同一种题材中领略到几十位名家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与动人心魄的文采,从而增进阅读情趣。在选稿方面,我们要求作家选出基本上能代表自己水平同时又未及进入选刊选本的优秀之作,以不负读者厚望。每位名家每种题材原则上只选一篇,考虑到作家把握题材各有所长,有的题材无力作时宁缺勿凑,有的题材佳作甚多则多选,但不得超过三篇,尽可能选好选精以达初衷。

文学作品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离不开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土壤。小小说创作亦然。这里收入的作品以近几年发表的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一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尊重

历史，编选时除订正讹漏外，基本保存了发表的原貌。

这套书的出版发行，意味着我们正儿八经地做成了一件事。至于它的意义和影响如何，则留待公论。

为了小小说创作队伍的发展壮大，为了小小说的明天更辉煌，我们愿再尽绵薄之力，不断推出小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从新的角度展示我国小小说园地姹紫嫣红的万千景象，同时，我们殷切期待名家的指点和广大读者的评说。

目 录

1	第三者	谢志强
4	火红的枫叶	许 行
7	温柔如水	生晓清
11	圆圆征婚	孙方友
14	彼此	刘国芳
17	界	曾德权
20	两个失恋的青年	邢 可
25	女人的笑	沈祖棻
29	马路短章	王奎山
34	蓝围巾	王奎山
37	灰斑鸠	王奎山
41	流产	凌鼎年
44	老婆很土,老婆很洋	凌鼎年
47	那条河	吴金良
51	我和我的妻子	吴金良
53	九级浪	邢开善

55	铜匙	张记书
58	佳座	邵宝健
61	飘失	墨 白
65	人戏	袁炳发
68	无独有“偶”	沙屯农
71	新潮	沙屯农
72	阳光灿烂	汝荣兴
75	不菱花	司玉笙
79	瘸子三强	文 牧
82	破镜	雨 瑞
84	美丽的期待	雨 瑞
85	心态	杨奇斌
87	失落	林如求
89	石像	魏继新
92	牧歌	冯曙光
95	失去记忆	马月霞
99	故事	于德北
102	自由恋爱	喻耀辉
105	第三者	展 静
108	爱的阅读	徐慧芬
111	约会	魏金树
113	美丽的百合	魏金树
117	寻	刘 平
120	活鬼	尹全生

124	汉江歌谣	尹全生
128	鼻梁	郑洪杰
131	女兵天使	赵冬
136	应否原谅她	何百源
139	妻子	今声
141	乖闺女	茨园
144	恩爱夫妻	茨园
147	爱滋病病毒	喊雷
150	第三包间	一春
153	长发短发	陈开武
155	万先生与方女士	戴涛
158	送一束红玫瑰	胡永其
161	何处寻梦	张玉庭
166	雨雾迷濛	张国松
168	夫妻舞伴	白旭初
172	菊花魂	马均海
175	火红的石榴花	马均海

第三者

谢志强

服务员退出随手带上了门。他俩一搁旅行包，顾不得观看套房，便双双拥抱一团，缓缓地倒在席梦思床铺上了，一个深情的热吻刚刚开始，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声大作。她说：我来接。

背朝着床上的他，只是听着话筒里一个男音，她的脸色刷白，禁不住侧脸望望旅馆楼底熙熙攘攘的街道。

他仰脸期待着，说：谁呀。

她说：打错了电话了，不知谁。

他说别睬他，不早不迟，偏偏这个时候。

可是，她的感情潮水顿时退去了。这是他俩蜜月的第一天。她说：我有点累了，走了这么多路。

翌日，她又恢复了愉悦，浪漫。按蜜月旅行计划，他俩住进了另一座城市的中档旅馆，地处闹市，阳光灿烂，临近傍晚渐渐收敛。

她说：水已放满了，你先洗。

他说：一道洗。

她开始脱衣裙。他作了个怪脸，先进了卫生间。电话铃声顿时大作。她一震，怕火烙似地瞧着电话机。卫生间传出他的声音：电话！谁呀！

她忙去抓听筒，只是听，咬着嘴唇。

他探出个头，问：又是谁，神经病。

她像捂着个魔瓶，搁了电话，手却揪着听筒，生怕突如其来冒出铃声，说：服务员询问明天是不是继续住。

他说：不是登记妥了吗！只住一夜。

她俯视着窗外的大街，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她说：我也这么说。

接着的一天，他俩抵达了另一座城市。他不时地指出街旁的一个钟楼、一座古塔，细谈着它们的历史轶闻。很兴奋。

他说：怎么，你好像有心事。

她笑笑，说：没有，只是有点累。

他说：我们安排得过于紧凑了，观赏名胜古迹也需要精力呢，要么放慢节奏，反正留了余地。

她说：还是按计划进行吧。

傍晚，住进一片宁静的旅馆，他说：这是闹中求静，我多么喜欢俩人单独在一道呀，白天，各种干扰过多。

她说：我也是。她却望着那个大红的电话机出神。

他说：我来当侍从，洗个热水澡就会消除疲倦。

卫生间响起哗哗的水声。她提心吊胆的事又发生了。电话铃一响，她身体像遭来一盆冰水刺激那样一颤抖，赶紧去

抓起话筒。

她说：我讨厌你！

他出来说：你讨厌谁？

她揪下听筒沮丧着说：电话！

他说：别睬他，我听说，旅馆里这类莫名其妙的电话常常有。

她的眼眶盈满了泪花，说：我讨厌电话。

他抚着她的双肩，说：别把它当一回事。

她欲言又止，可是……

他说：忘了它，确实委屈了你，我们必须放弃计划！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

她偎在他的怀中，却瞥着那仿佛会爆炸的电话。他俩凭窗鸟瞰着城市的夜景：一片灯的海洋。她觉得他俩像乘着斗叶小舟，漂摇着。她望着那灯火幽暗处。

她说：我们回去吧。

他说：还有两处好景呢，明后两天。

她说：我总觉得一个幽灵跟踪着我们，不肯放过……

他说：有我呢。

她认真地说：真的，我们回去吧，以后还有机会。

他说：好吧，你确实累了。

这一夜，她偎着他，睡得深沉，只是半夜一场恶梦惊醒了她，她喊：你走开，我讨厌你。她看着夜幕笼罩着的室内，很静谧、安详，他发出均匀的鼻息。于是，她又进入了梦乡。墨绿的地毯洒满着晨光，像春天的青草地。

火红的枫叶

许 行

他扛着行李卷儿送她，只觉得脚步很沉很沉。

他原来很穷，农忙时跑到她家里去帮工。她父母喜欢他，她更喜欢他。

一天，她家里来了客人，她烙酥饼，他见了口水都流了出来。她偷偷给了他两个，他觉得好吃极了，以后他做梦都梦到吃她烙的酥饼。

她嫁给了他，不要他一分钱彩礼，她说只要待她好，就什么都有了。她家也不富，没有嫁妆陪送她。他把她的行李卷儿从山那边扛到他家来，他们就成亲。

她不俊，不丑，性情温和，心眼好。村里人都说他走运，白捡了这么好媳妇。

他俩非常恩爱，日子很快就过起来了。他爱吃酥饼，她就常常给他烙酥饼吃。

村里有的青年到广州发了财，他很眼热，也要去闯闯。她把家里的钱都给了他，又给他烙了半兜子酥饼，他就上路了。

开始他往家寄信、寄钱，说想她。她一个人过着便也觉得挺甜。

后来信越来越少了，她日子也就越过越苦了，但她还是一股肠子等他。

再后来，他回来了，说要和她离婚，他在那边又找了个女人。她惊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先是痛心彻肺地哭了起来，可哭完了之后，她很温和地说：既然不要我了，那就离呗！

他要给她几千元钱，她说过去没要他的钱，现在也不稀罕他的钱，只请他把她原来那个行李卷儿给扛回去就行了。

她说得很伤心。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临走时她烙了一锅酥饼，他以为她要带着呢，便包好了给她，她说那是给他烙的，以后她再不能给他烙酥饼了。

他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过去她来时是秋天，现在她回去也是秋天。

那时他们从老林子边上绕道走过，田野一片金黄，山林五彩缤纷。他们迎着丽日、蓝天，翻座大山也一点不觉得累。现在田野、山林、丽日、蓝天一样，他俩却只觉得脚下发软，山路艰难。

他看看横在眼前的老林子说，这回咱们抄个近路，穿这老林子过山吧！

她知道穿老林子近得多，只是不易走，但怕路远累着他，就在后边默默地跟着。

老林子没有路，树木阴森，蒿草丛生，他俩就对准前方

探着往前走。忽然碰到了一株枫树，经霜的枫叶火红火红。她眼睛一亮，跑过去摘很多很多枫叶。她望着那如血似火的枫叶，不知在想什么。

他很奇怪，她这时竟然还有欣赏枫叶的情致。

他俩仍然默默地朝前走，谁也不说话。没有一丝风，老林子也跟他俩一样沉默。她却像个孩子，每走一段路，便有意扔下几片枫叶，好似游玩一般。真怪！

他闹糊涂了，问她这是做啥呀？

她望了他一眼，那柔情似水的目光像在反问。他不解，但浑身还是一颤。

她说她怕他一个人回去时迷路，要他沿着这火红的枫叶走便丢不了……

他心中不由猛地一震，那行李卷就从肩上滑落了下来

……

温 柔 如 水

生晓清

到了腊月二十六，新年的气息越来越浓烈了。住在公园新村的年轻的白先生，在这一天娶了新妻。新妻和前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白先生的感觉，很真实的。

白先生住在一楼。他们家一直不走正门，走南院墙上开的耳门。以往，白先生和他的前妻进进出出时，总要把院里的花草攀得东倒西歪。夫妻俩走路都带一股风，气冲冲的。

前妻是学哲学的，思维活跃而敏捷。他们是大学里的同学。那时，他对他的每一个话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既可驳得体无完肤，又能把它完善得接近真理。不过，他是学中文的，不时有文学作品问世。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的境界，于是，他们就结合了。是有爱的火焰和辩才的激情把文学和哲学的两个化身紧紧的焊接在一起。

这是白先生的最初感觉。

后来，这种感觉就慢慢地淡下来了。除了文学和哲学以外，他们还要过日子。过日子可不能天天喋喋不休的争吵，慷慨激昂的争论。不幸的是，他们都得了雄辩症，肝火也被

培得旺旺的，想压都压不住。那就必然要以摔锅碗来刹气，以揪头发撕衣裳来消火。有时毆打得还蛮厉害的哩。最后一次打得都不轻，白先生的脸上留下道道血印子，身上也是体无完衣，张萍萍的头发被揪下几把，两只眼睛青得像紫葡萄。这回男将和女将都下了毒手。这日子是不能再过下去了。

这是白先生和张萍萍的最后感觉。当然也是邻居的结论。真的，再过下去的话，难保不出人命。

于是，白先生和张萍萍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晌午，在从未有过的祥和的气氛里，作了一次最深刻的交谈。

“男人是座大山，那女人就该是山涧小溪了。可我们俩都是山了，都是火了——过日子就该散火了……”

张萍萍非常欣赏他先生的观点：“你说得很对！是该散火了！都怪我们把事业和过日子混为一谈了……”

她说完竟嚤嚤地泣起来，身子抖动得水似的。

“唉——太晚了，太晚了！”白先生第一次掉眼泪。又说，“要是你能像二楼上的丽晴姑娘那样，温和得像丝丝暖风，柔顺得似潺潺流水……多好！”

“散火后，你就找她好好过日子吧！……”

这话从张萍萍嘴里缓缓地吐出来，不到两个月，就到了腊月二十六，这天他和丽晴真的圆了房，于是，张萍萍就成了白先生的前妻。

新妻子和前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白先生深有感触。无论丈夫说什么做什么，在新妻子看来都是无比正确的。她